

怀念胡文梅老师

叶秋怡 66 届



2000 年，胡文梅老师参加纽约地区位育校友聚会

胡文梅老师是我的英语老师，从中二到中四，教了我三年英语。记得中二时胡老师开始担任英语老师，我们就被她那生动活泼的讲解，标准的发音深深地吸引住了。英语课成了我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。胡老师讲课时全力以赴，充满激情，她的声音清晰响亮，有时在一楼教室里都能听见她在三楼讲课的声音。老师非常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，强调要能说能听。许多同学为胡老师的英语才能着迷，学着老师昂扬顿挫的语音语调练口语，就连日常用语中也夹杂了不少英语腔调。那时，我们每天课外花很多时间朗读英语，我妹妹听到我夜里说梦话都在背诵英语课文。

上胡老师的课，既兴奋，又紧张，因为胡老师以严格而闻名。为了增强我们的英语听力，老师常常在英语课结束前来个突然袭击，要求大家拿出一张纸，在五分钟之内来一小段英语听写测验，然后收上卷子。下一堂英语课前，发还评了分的听写卷。我在英语听写测验上常常吃到‘3’分，那个大大的红色‘3’字虽然令人难受，也激励自己今后继续努力。到了中三，在每次英语课开始时，胡老师安排一位同学用英语讲述一小段故事，以此来训练学生的口述能力。胡老师鼓励我们要课外阅读，建议使用正规的英汉大字典。当时，市场上唯一的由国人自编的英汉大词典就是郑易里编写的《英华大词典》，人民币三元多一本，价格不菲，有的同学得与父母商量好久才

能买下。到中四时，全班同学基本上是人手一本《英华大词典》。胡老师指导我们善用字典，增进阅读速度，“速度就是时间”是她的口头禅。老师还常常问卷了解同学们的课外阅读材料，根据同学们不同的兴趣，推荐适宜的英语短文或原著。

胡老师原先不是教英语的，1954年，她作为一名青年教师被选中，来位育中学任教地理。后来才转任英语老师。凭着当年在圣约翰大学时训练出来的英语基础，胡老师展示出在英语教学上的独特才能。胡老师的英语教学引起了区教育局的重视。曾以我们中三（4）班为例，给区里英语老师上过一堂示范课。记得那天有很多老师来听课，教室挤得满满的，连走道上都坐着旁听老师。示范课上得很成功，同学们和老师配合得很好。下课后，同学们围着老师，兴奋地讨论刚才的英语课，胡老师看着我们，爱抚地说：“看，你们的脸都憋红了。”

那三年在胡老师严格训练出来的英语能力令我受益终身。中五时遇上了“育才中学”经验，上课时老师不再讲课，以学生提问为主。十年动乱后重返学校，读大学和研究生时英语免修，不再在教室里上英语课。后来出国留学和工作，都是靠位育中学那几年打下的英语底子。有时与负笈海外的同学聊天，大家都深深感谢胡老师当年强化训练：“我们的英语都是胡文梅老师逼出来的”。看到现在的一些青少年学英语，父母化了大把大把的钱上英语补习班，学了好多年，英语还是开不了口，还在默默地学语法，静静地做生词卡，回想起当年我们轰轰烈烈地学英语的情景，真希望现在孩子们能受到像胡老师那样的英语训练。

1984年胡老师移民美国，定居在纽约。已经五十五岁的老师依然积极进取，不畏工作艰辛，跨入美国社会奋斗。她进入了纽约市教育局工作，很快能熟练地运用先进的计算机软件，一直工作到70岁才退休。

位育北美校友会于1994年成立时，胡老师是第一批会员，并且多次慷慨捐赠给同学会。翻看早期的钟声年刊，几乎每一期都有胡文梅老师的报道。每次校友会在纽约聚会，胡老师都兴致勃勃地来参加，有时下了地铁，还得走半小时才到达聚会地点。我在2000年得知北美位育校友会，那年夏天兴冲冲地去参加纽约地区的聚会，最大愿望就是想遇见胡老师。那时我离开位育中学已经32年了，并不奢望老师还记得我，没想到一见到老师，她马上就说出我是四班的。已经70岁的老师，依然神采奕奕，幽默机智。

2002年，在纽约地区欢迎朱家泽校长一行来美访问的聚会上，我和胡老师再次相聚。位育师长们的来访，令人回想起位育中学在文革时期的腥风血雨。文革初期，校党支部有组织地通过大字报公布一些教师的档案材料，挑动学生斗老师。外语教研组被冠以“高级垃圾箱”，是运动

批判的重点。胡老师被扣上‘歧视工农学生’的帽子而被批斗。看到我们敬爱的老师受凌辱，心里很难受，那真是个不堪回首的疯狂年代。其实，胡老师的严厉，是对工作的热情，是对学生的爱护。“爱之切，责之深”，我们班就有一位工人子女就是胡老师的得意学生。聚会上我和胡老师聊起位育中学的文革时期，老师很坦然很宽容地对待那时期的荒唐和不公，依然流露出对位育中学的深厚感情。胡老师的大度，令我感到自己有点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，老是要提起文革时期的位育。大概是因为我们在 1968 年离开位育，那时的位育中学的惨状，就像电影的定格景头一样，深深地烙在我们对母校的回忆里。

2002 年之后，不再听到胡文梅老师的行踪。向校友会召集人徐慧丽打听，才得知胡老师病了。胡老师嘱托徐慧丽，不要把她的病情惊扰大家，她虽然不再参加校友会的活动，却依然关心着校友会的活动和钟声年刊。

胡文梅老师于 2011 年十月辞世，老师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很寂寞，悉心照顾她的老伴先她而去，三个月后，胡老师也孤寂地远行了。

谨以这篇短文告慰胡老师在天之灵：您的学生们永远怀念您！